

## 德国“出卖型”童话的结构模式与精神内核

王禹微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以《出卖影子的人》《冷酷的心》《出卖笑的孩子》为代表的德国“出卖型”童话,沿袭欧洲传统文学母题,讲述了主人公“出卖—救赎”的故事。三部“出卖型”童话尽管在人物形象、叙事手法、主题思想等方面有所差异,但在同源内核的推动下,都按照“契约结构”的深层模式演绎了由“不平衡”向“平衡”发展的心灵救赎历程,折射出对应时代的社会心理弊病。

**关键词:**儿童文学;德国童话;“出卖型”童话;契约结构;心灵救赎

**中图分类号:**I10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7)01-0018-06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7.01.004

### Structural Mode and Spiritual Core in German Fairy Tales with the Mode of “Betray”

WANG Yuwei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China 321004)

**Abstract:** As the masterpieces of the German fairy tales with the mode of “betray” and followed the motif of the traditional European literature, *The Man Who Betrayed the Shadow*, *The Cold Heart*, and *The Child Who Sold Laughter* are the stories about “betrays and redeems”. Obviously, they have differences in the characters, narrative techniques, themes and other aspects. But driven by the same core, all of the writers use the deep mode of “contract structure” to deduce the progress of spiritual salvation from the “imbalance” to the “balance”, which reflect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psychological illnesses.

**Key words:** children’s literature; German fairy tales; fairy tales with the mode of “betray”; contract structure; spiritual salvation

16世纪德国出版的《约翰·浮士德的一生》取材于民间传说,首次讲述了出卖自我、同魔鬼建立契约的传奇故事。而后,诸多艺术家为浮士德形象编剧、立象,创生出西方文学中一条回旋曲折、景色怡人的浮士德文学流脉。在儿童文学领域,德国童话从民间童话到浪漫主义艺术童话再到现代创作童话发展而来,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作为浮士德文学支流的“出卖型”童话,恰是这串珠链上不可忽视的亮点。这类作品沿袭传统文学母题,以童话的方式讲述主人公“出卖—救赎”的历程。代表作有沙米索《出卖影子的人》、豪夫《冷酷的心》、克吕斯《出卖笑的孩子》等。

我们熟知,童话是了解人类心灵基本模式的

最好素材,是“人的精神解救之所,心灵憧憬之邦”<sup>[1]</sup>。不同时期的童话投射着相应时代的生活状态,并以一种“隐”方式外化出主体心理的情感欲望。也就是说,童话将内心世界的东西写成表面的,将隐藏在灵魂深处的事物变得显而易见,如同《童话故事的原型模式》作者弗朗兹所言,童话是集体无意识的最简洁最纯真的表达方式。而“出卖型”童话正是将这种童话的心理效应发挥到了极致。

同时,童话具备较为典型的结构模式。法国解构主义批评家格雷马斯曾简化普罗普的31个功能项,提出了童话的“二元对立”关系和三种普遍结构形式,即“契约结构(建立和破坏契约)、执行结构

收稿日期:2016-06-01

作者简介:王禹微(1992—),女,浙江台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研究。

(考验和斗争)和分离结构(出发和追回)”<sup>[2]</sup>。前面所举三部出卖题材的童话正是以“契约结构”作为深层模式展开,象征了“不平衡”向“平衡”推动的主体建构与心灵救赎历程。在极尽简约的时空和被边缘化的身份困境下,主人公历经“出卖”与“救赎”,最终实现蜕变。尽管三部童话在人物形象、叙事手法、主题思想等方面有所差异,但在同源内核的推动下,都映射出了金钱至上的社会心理弊病和岌岌可危的主体意识缺失问题,也为读者带来反思自我需求、实现自我救赎的启示。

### 一、潜抑的主体意识

主体的自我意识,是对于自身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的自觉意识。不难发现,三部童话里的出卖物影子、心和笑分别喻指主体的人格、灵魂、价值观等意识形态层面的认知与理解。一旦丢失影子、心和笑,便意味着主体自我意识的缺失。

耐人寻味的是,生存处境的描写间接迎合着人物的情绪表达,童话故事里简约化的时空背景、边缘化的身份设置对此作出了阐释。借助童话的隐喻功能,我们可以发掘主人公们潜抑的主体意识。“童话只会形象地去描绘所发生的事情经过,并不会连篇累牍地叙述事情的发生时间、地点以及事情的承受者。”<sup>[3]26</sup>布列塔尼人在讲述“没有假如,也没有或许,三脚架就是有三只脚”的童话开头时,曾幽默诙谐地说明,童话便是用“这种”“可靠性”和“明确性”描绘它的世界。在看似真实可靠实则模糊虚幻的一段描述中,毫不起眼的主人公们作为“零余者”,轻视个人的地位及所得物的价值,主体意识被轻易抹杀,随之坠入“出卖自我”的陷阱。

#### (一)时空简约化

赫尔德认为,真正的童话能让读者摆脱时间和地点。童话的语言叙述简洁明快、一清二楚,而这种明确可靠、通俗易懂的风格恰巧摆脱了表面现实的压力和统治,如同麦克斯·吕蒂所言,倾向于极端和对立,提供一个简约化的时空。

这三部童话都没有确切的年代或具体时间,只删繁就简地把模糊的故事发生地置于读者的阅

读接受中。《出卖影子的人》全文不涉及任何关于年份的词语,也未表明这是一个发生在“从前”的故事,似乎就是一个现世的身边故事。“一天过去了”“第二天”“这一天”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时间词汇,仅在更换的空间以及善良可爱的少女米娜转变为仁慈虔敬的孀妇,我们才明确叙事时间过去了一年又一年。故事初始,史勒密经过艰苦的航海旅途,到达拥挤的港口,住进附近的小旅店,转而“北门前,右手第一座别墅,一座又大又新,有许多柱子,用红白大理石建筑”的约翰先生家,遇见了神秘灰衣人。可以发现,港口、旅店都没有名字,约翰先生家也并没有明晰的地址。因此,在模糊不清的时空里,史勒密无法意识到危机的来临。《冷酷的心》也未涉及时间,但却为读者提供了明确的故事发生地——施瓦本地区的黑山林,“那里的景色跟别处迥然不同”,“那里的居民也跟别处显然不同”,“森林的另一边住着同族的另一支人”,“自古以来森林里的居民对森林之神深信不疑”。虽然有了叙事背景的支撑,但童话的文词间处处弥漫神秘莫测的气息,构成一个与世隔绝、神灵共存却又金钱至上的闭塞空间。作为“出卖”主题的延伸与发散,现代童话《出卖笑的孩子》将前两部传统童话的表现方法与现代小说结合,在形式上创新,由书中人物在莱比锡的一个校对室讲述故事,故事与故事之间用作者的直接叙述连接,分七天时间讲完,类似于《一千零一夜》和《十日谈》的模式。然而,转述大大减弱了可靠性,我们只知主人公蒂姆住在“街道宽阔的大城市某些僻静处”的狭窄胡同里,“住在这里的人都没钱”,“在繁华的大都市里,谁钱少,谁就变得忧郁”,这里的“某个”胡同以“金钱”衡量人的地位和品德,反映的恰是战后德国社会拜金主义的恶习和不良风气。由此可见,“出卖型”童话的社会属性已逐渐得到增强。

三部童话都以“对时间置之不理的方式征服时间”<sup>[3]22</sup>、对空间一笔带过的方式扫描故事环境,主体意识在亦真亦幻的时代背景里显得岌岌可危。

#### (二)身份边缘化

事实上,使童话简单明了的方式之一,便是使人

物孤立。除了时空等客观条件,主观因素上,“出卖型”童话里的主人公缺乏身份认同感、被孤立边缘化。双重因素共同点燃“出卖”的导火索。

佩里·诺德曼曾表示,为了充实主体角色,善良的主人公必须看上去软弱无力,坏人有很高的社会地位、非凡的法术或者无尽的财富,而“男女主人公则常常是孩子、穷人,或者像杰克那样用一头牛换几颗豆子的愚人”<sup>[4]518</sup>。这三部出卖型童话的主人公分别就是穷困潦倒的异乡人、妄自菲薄的少年烧炭工以及失去双亲的可怜男孩。

在《出卖影子的人》里,史勒密以第一人称口吻叙述故事,他带着介绍信企盼富豪约翰先生能帮帮他,“跟在他们后边,不打扰谁,因为没有谁注意到我”,“好像要避免和我多说话似的”,他被宴会上的众人孤立,偷偷离开人群,“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无足轻重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做没有什么困难”,为此,史勒密独自离开随之引来了灰衣人的乘虚而入。《冷酷的心》使用第三人称外视角的方式叙述,彼得常年坐在炭窑前被烟熏得又黑又脏,为职业闷闷不乐,甚至“常常会不知不觉流起泪来,心里感到无限怅惘”,并自我定位为“浑身乌黑、孤苦伶仃的烧炭工”,童话往往不涉及煤炭或者庄稼,而是金子、银子和玻璃,为此,彼得被推向了财富的风口浪尖。不同的是,《出卖笑的孩子》的讲述者以自己的名字“蒂姆”为主人公取名,叙述其成长故事,三岁丧母,在继母和哥哥的压迫下,“不愉快的事每天都要发生,而且得长年累月地忍受下去”,爸爸意外身亡后家里债台高筑,赛马场的格子先生便狡诈地利用交易骗取了这个孤零零的男孩的笑。在“出卖型”童话里,被孤立和边缘化的主人公们急于换取金钱财富,对自身拥有的“资产”视而不见。

## 二、“出卖”阶段:建立契约

德国心理学家维特根斯坦表示,没有经历过童话的孩子,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强暴时会毫无防备;心理分析学派奠基者弗洛伊德也曾提出,社会演化的文明历程规训了野蛮行径,却又不断借由制造个人内疚感,以否认个人自由为文明祭礼的牺牲。而事实上,“西方人之心灵生活的伏流呈现在眼前的,并非是个有趣的画面”<sup>[5]321</sup>。童话里充

满对立、分裂甚至说“残酷”,在建立契约的“出卖”阶段主体陷入困境,自我的矛盾、与他者的矛盾愈演愈烈。

如果说“出卖”阶段是“残酷”的,那么我们不妨将其理解为一种深刻的心灵活动。作为透视真实世界与幻想世界的镜像,童话善于将生活与故事交叠,以象征形式释放内心冲突,显影出“社会人”的心理拉扯。

### (一)与自我的矛盾

我们已知,童话主人公常置身于孤立状态。而人的内心深处总存在一个藏匿恐惧、仇恨与绝望的阴暗面,三部作品的主人公身上始终盘桓着希望与绝望的力量对峙。

同灰衣人交易时,福神的钱袋早已牢牢抓住史勒密,他“发了一阵晕,眼前仿佛闪烁着许多特大的金币”,“赶快地”与灰衣人握手成交;受好心的玻璃小老人接济后,彼得好赌成性、挥霍完钱财和产业,米歇尔要求收取他的心使其成为百万富翁,他欢呼道:“好吧,那么我胸中就用不着一颗剧烈跳动的心了,我们马上就可以成交”、“好吧,米歇尔,你给我石头和钱,把这颗不安定的心从我身体里拿走吧”;与前两者贪婪欲望不同,蒂姆在交易时,“想起贝贝尔太太,想起欠的债,想起他能用钱买的全部东西”,他才答应,“如果这是一桩真正的生意,我就同意”,当他第二遍读“蒂姆·塔勒先生”时,“他仿佛觉得自己是个大人啦”。

罗素的快乐哲学曾试图为我们指明人类不快乐的根源,由个人心理因素造成的不快乐在相当程度上源于错误的世界观、伦理观念和生活习惯。在令人欣喜的“出卖”交易过后,主人公们拥有了财富,却失去了主体的本质属性,等同于失去自由、同情心和快乐,即“人性”发生了“异化”。虽住进豪华别墅、享受伯爵待遇,失去影子的史勒密被发现秘密的众人嘲讽鄙夷、被狡猾的仆人背叛陷害、被心爱的姑娘残忍拒绝,苦恼、悲哀、后悔,“我的心彷徨于诱惑和自己坚决的意志之间”,“我的财富引起各方面的尊敬,但在内心里却怀着死亡”。彼得的命运更为坎坷,失去温暖的心后冷漠绝情,“他的两眼和两耳对于一切美好的东西都麻木不仁”,唯一乐趣只剩吃喝、睡觉和赌博,抛弃老

母亲、失手杀害妻子,他请求米歇尔:“我觉得自己像半死不活一样。您能不能使这块石头心变得多少活动一点?要不就把我原来的心还给我”。而小蒂姆在赛马场屡赌屡赢、为继母和哥哥赚取富裕生活后,郁郁寡欢,他已经腻烦为了不需要的东西出卖笑的行为,决定一路追踪赎回他的笑;好心的里克特老太太带他去看喜剧表演,台词“把人和动物区分开的是笑”深深刺痛他,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坚定地要求赎回他的笑;在一场荒谬的打赌过后,蒂姆成为首富继承人,同勒菲特朝夕相处,为销售人造黄油暂时收回笑,“咯咯的笑声从腹部直往上冒,刺激着喉咙,使他爆发出一阵异常厉害的

笑声”,“世界好像重又恢复了平衡”,然而,仅仅只有半个小时。

## (二)与他者的矛盾

有了出卖人的自我心理矛盾,必定会引发以“契约”关系绑定的出卖者与收买者之间的冲突。童话人物基本上不全是通过自己的决定,而是“在接受建议、得到魔法、完成任务、遭到厄运这些外界的推动下受到控制的”<sup>[3]36</sup>。这就意味着在出卖者与收买者的矛盾演化中,涉及的出卖物、援助者等也会在情节发展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各种人物关系见下表1。

表1 三部童话的“出卖”关系

	出卖者	收买者	出卖物	援助者
《出卖影子的人》	彼得·史勒密	灰衣人(魔鬼)	影子	仆人边台尔
《残酷的心》	彼得·孟克	巨人荷兰·米歇尔(魔鬼)	心	玻璃小老人
《出卖笑的孩子》	蒂姆·塔勒	格子先生巴伦·勒菲特	笑	克雷施米尔、约尼、里克先生

从表1中,我们可以发现,两部浪漫主义艺术童话的收买者都是魔鬼。灰衣人如同他的名字一般神秘莫测,以最恭敬的态度骗取影子后,又企图以收买灵魂为条件让受骗者赎回影子,再以奴仆的身份紧随史勒密,不停用话要挟他,最后嘲讽地保证影子“永远不会再属于您”,史勒密“从心灵的深处憎恨他”;巨人米歇尔同彼得总共有四次会面,他使用威逼利诱战术,“一颗心为什么一定要温暖”,“没有了心,从此没有恐怖和忧虑,也没有愚蠢的同情心等等烦恼再来使你的心跳动”,“你很快就可以变成一个百万富翁”,让年轻的小伙子从犹疑不觉到欣喜答应,当彼得孤独无聊地游玩过后,希望要回他的心,米歇尔面目狰狞地大笑:“你活在世上,就再也得不到它了!”到了《出卖笑的孩子》,收买者是个活生生的人,长着“一张像条缝似的扁嘴巴”和“一副史上最严肃的脸孔”,垄断资本家巴伦·勒菲特利用孩子的天真无知骗取了笑,监视蒂姆、让蒂姆顺利地逢赌必赢、切断蒂姆与外界的联系,他神通广大却诡计多端、心狠手辣,就如同魔鬼一样掌控了整个局面。作品对勒菲特的有力鞭挞,其实也暗示了作者对资本主义的强烈批判。

物质上的每一次满足,总是为另一场更为惊人

的浩劫埋好伏笔。没有刻画得如此活灵活现的反面人物与主人公的矛盾交锋,童话“出卖—救赎”主题的演绎便无法如此扣人心弦。

## 三、“救赎”历程:破坏契约

《女巫一定得死》列出了童年的七宗罪:虚荣、贪吃、嫉妒、欺骗、性欲、贪婪、懒惰,以及罪恶之外的身心冲突(如孤独、离家、疾病)。在“出卖型”童话的建立契约阶段,七宗罪展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童话故事绝非止步于对生活断层的丑陋展陈,其魅力在于描述了主人公如何以勇气智慧同波折遭遇偕行,在试炼过后实现自我的价值。杰克·齐普斯在《冲破魔法符咒:探索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的激进理论》明确提出,贝特尔海姆童话理论的“道德魔杖”强调的是童话对儿童的精神治疗价值。同样,在童话的现代景观中,“不只是阿拉丁神灯、魔毯和芝麻开门,也不止是善与恶的终极较量,而是出现了许许多多充满想象力和创作精神的童话人,他们与人性的欲望积极对抗”<sup>[6]</sup>。对此,心理学教授林耀盛也认为,重要的不是去否认童年七宗罪,而是要去超越它,童话世界是一个

历经锤炼而更贴近当代社会多元异质的如实情境。

因此,在着力于建构主人公“离家—归家”成长模式及内心突破重围的过程中,童话实际上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挑战钱权、人性复归的生活利器。三部“出卖型”童话的末尾,前一部主人公在顺应自然过程中实现精神的放逐,后两部在成长—归家模式中实现精神的复归,都是较为圆满的结局。因此,撕毁契约的“救赎”历程不仅仅只是简单地指出主人公寻回了本质属性,更是隐喻性地向读者指明社会危机和精神困境救赎的出口。

#### (一)融入自然:精神的放逐

《出卖影子的人》对契约的“破坏”方式较为特殊。在史勒密决心同灰衣人决裂后,他一面“把这个铿锵作响的钱袋抛进深渊”,一面说道:“我用上帝的名义请求您从这里离开,从今以后也永远不许您再来我的眼前”。钱袋是联系史勒密和灰衣人的强有力纽带,当史勒密挥霍钱袋里的金子时,不论距离有多远,魔鬼都能洞悉史勒密的行踪。因此,钱袋的毁灭意味着契约的终止,也成了史勒密自我救赎的起点。

从作品结构来看,《出卖影子的人》分为前后两部分:第一部分,第一节至第九节,叙写史勒密与灰衣人的交易以及失去影子后的种种遭遇;第二部分,第九节末至全文终,史勒密利用偶然得到的“千里靴”云游四海、收集标本,投身于自然科学研究。第二部分略显突兀,情节缺乏生动性,但可以理解为沙米索作为提倡“热爱自然和崇尚自然”的浪漫主义者顺应自然、贴合社会思潮的表现。因此,第二部分既是叙事情节上对史勒密撕毁契约的一种补充和发展,也是中心思想上“灵魂救赎”主题的一次放逐和升华。

在现代社会,“儿童以‘清新’与纯真之眼看待事物的能力,已为世俗社会所销蚀;因此,只好借着对自然沉思默想重新获取。”<sup>[7]40</sup>这部童话末尾便是为读者提供了对自然沉思默想的机会。史勒密通过先前的罪愆和人间隔离,他踏进令人爱慕的大自然,“大地在我的面前变成了明媚的花园,研究大自然成了我的人生方向与力量”。这种融入与感悟自然的生活态度是回归自然的至高境界,蕴涵着返璞

归真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追求,能够为茫然失措的现代人提供一剂精神良药。所以,这种结局更是为“救赎读者”创造了可能。

#### (二)出走与归家:精神的复归

在界定儿童文学作品时,多数人着重于强调作品设置的幸福结局和带来的成长意义。《出卖影子的人》融入自然是一种讨巧的结局处理方式,但这种与社会脱节、过于极端的生活方式与现世生活格格不入,或者说,还有逃避现世、规避风险的嫌疑。批评家萨拉·斯曼德门曾表示:“希望是衡量一本童书的至关重要的维度,因为希望说明童书的读者还处于生命的开端,许多重要领域尚未定性;说明这类读者还不断地成长、改变之中,在一个旨在呈现我们所知世界的虚构世界中,必须为这种成长和改变留下空间。”<sup>[4]337</sup>因此,作家们往往力图为读者营造一个“回归”的“避风港”来传递希望。在后两部“出卖型”童话尤其是《出卖笑的孩子》里,这种希望具体表现为主人公与魔鬼的斗智斗勇,最后重获失去之物。

《冷酷的心》属于中篇童话,收尾较为仓促,但构思极其巧妙。彼得失手打死妻子,午夜梦回总能听到她的规劝与呼唤,最后幡然醒悟,迷途知返。他听从了玻璃小老人的建议,再次找到巨人米歇尔,用“激将法”重获跳动的心,手执护身十字架回到了安全地界。玻璃小老人教育他:“金钱和懒惰使你堕落,让你的心变成了石头,既不知道快乐和痛苦,也不知道后悔和同情,但忏悔可以赎罪。”而后,彼得回到炭窑,成为一个勤奋诚实的烧炭工。不难发现,豪夫对“出卖型”童话的处理包含了不可忽略的宗教情结。在环形发展模式下,一切似乎是恢复了原貌,而彼得的精神实质,或者说信仰情怀却是得到了新的发展。

以上两部童话中,主人公与魔鬼交易后如愿以偿地得到了金钱,直至最后才真心悔悟、竭力反抗,赎回失去之物,而在《出卖笑的孩子》里,蒂姆同勒菲特的斗争却是贯穿始终。到了叙述时间的“第七天”,这场明争暗斗抵达至高潮。小蒂姆在绞尽脑汁解读出克雷施米尔隐晦的密文后,“感到自己的身体像小鸟一般轻盈”,“这时他的双唇不像往常那样抿得死死的”,“他仿佛觉得他的嘴巴在微笑着

呢”。而后,蒂姆乔装打扮引开保镖、与约尼飞车驰行躲开追踪者,与朋友们会合,并照他们说的来打赌。在没有透露“魔鬼协议”的前提下,蒂姆能让所有的赌约成真,他同猜出事情缘由的克雷施米尔打赌,便意味着顺利赢回了他的笑。蒂姆从年少无知的孩童成长为战胜魔鬼的大男孩,重新获得了支配他的笑的力量。“哪里有人的笑声,哪里的魔鬼就凶不起来”,《出卖笑的孩子》被赋予深刻的成长内涵和独特的哲学气质,使它成为了“儿童文学中一部《浮士德》式的童话作品”<sup>[8]</sup>。

#### 四、结语

作为一种幻想性文学,童话拉开了作品与生活的距离,以远观近、以轻示重,时空背景虽简约模糊,但却为读者预留了丰富的想象空间,扩大了主旨的观照面。“童书中所描述的幻想式现实或乌托邦现实,或许旨在呈现一个更真实的现实。”<sup>[4]339</sup>以上三部经典“出卖型”童话,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璀璨夺目的金元世界,一幕物质利益至上的社会情景图,一部德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寓言。以至到了恩德的《毛毛》,灰衣人悄无声息抽离了全人类的时间,个体的“出卖”心理扩张成为一种高度凝练的集体心理。“一个时代之精神生活的分裂,和一个人之精神生活的激烈变化,其形式是一样的”<sup>[5]302</sup>,这种具有代表性的“出卖”方式形成了人性与金钱缠绕围困的镜城,从一个侧面反映的是现代人普遍存在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危机。

如果说我们从“出卖型”童话的契约模式中读出时代发展进程中创作者们对人性异化的关注和对

精神救赎的呼吁,那么同样的,我们可以凭借这种方式审视当下的童年危机问题。“儿童文学的任务在于为世界提供一个抚慰人心的愿景,以及娱乐大众;但在儿童与成人的社会领域愈形分别之下,要达成这个目的愈形艰难。”<sup>[7]165</sup>在如今的电子多媒体时代,属于成人的异化困境同样波及孩子,他们面临一个被异化了的童年。因此,我们不妨挑战童话的“出卖”力度,于文本的抽象意义里设置现实的隐喻,使儿童读者在潜移默化间收获“自我救赎”的存在意义。那么,任何年龄阶层读者参与此类“出卖型”童话的旅途,都是与自我迈向“大和解”的历程,也是通往心灵救赎之路的重要里程碑。

#### 【参考文献】

- [1]方卫平. 逃逸与守望[M].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270.
- [2]格雷马斯. 论意义:符号学论文集(上册)[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243.
- [3]麦克斯·吕蒂. 童话的魅力[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 [4]佩里·诺德曼. 儿童文学的乐趣[M].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
- [5]卡尔·荣格. 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M]. 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
- [6]钱淑英. 追寻童话的意义[M]. 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61.
- [7]COGAN THACKER D, WEBB J. 儿童文学导论:从浪漫主义到后现代主义[M]. 台北:天卫文化图书有限公司,2005.
- [8]方卫平. 儿童文学教程[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197.

